

#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 楊書愷

臺南人

一九九一年生

半吊子

現居臺北

### 三個演員分別扮演主要角色

一名扮演哥哥（兼演師父）

一名扮演弟弟（兼演林青、師弟）

一名扮演故事

另外需要一定數量的歌隊扮演群妖

### 舞臺

希望不使用布景，將整個舞臺維持一個幾乎是空臺的狀態，只要在臺上擺上許多箱子，以及準備一張夠大、可透光的紗幕，可以在演出中降下，將舞臺區隔成兩半。同時希望配樂可以用現場伴奏，配合歌隊的吟唱。希望藉此可以增加演出時的韻律感。樂器需要撥弦類樂器與手打鼓各一。

※語言上使用大量福佬語。劇本中福佬語的對話文字，僅供演員發音參考之便，並非《閩南語大辭典》所記錄之正確使用字。

一道燈光打在舞臺上，臺上站了一個人。那個人頭綁一塊布巾，看不出來到底有沒有頭髮，戴斗笠，穿著布袍，打著赤腳。

故事：有兩個兄弟，不清楚他們的名字。姑且叫他們阿兄與阿弟好了。他們住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裡。小的時候，家裡還有一個阿祖和他們住。沒人知道阿祖到底多老。阿祖好像一直是那個樣子：頭髮很白，皺紋很多，不過牙齒長得很齊，講一口很流利的福佬話。後來阿弟出生了，阿兄覺得剛出生的阿弟和阿祖很像，只是一個頭髮黑，一個頭髮白。

又有兩道燈光打在舞臺上。一對兄弟穿著黑衣黑褲，相對跪坐在舞臺中央。

阿祖在阿弟出生後不久就失蹤了。阿兄為此難過了很久。阿祖雖然整個人都是皺的，但講起話來還是很清楚的，他常跟阿兄說一些神奇的故事。阿兄很

愛聽那些故事，關於一個叫林青的人，還有鬼王與彼此魔神仔。為了讓之後的故事更接近阿兄聽到的樣子，接下來，我會用阿祖的語言，福佬話來說。福佬話也是阿兄與阿弟的母語，雖然他們幾乎不曾用過這種語言。

更多光束照在舞臺上。臺上有許多的箱子。

林青伊庄頭靠山裡很近。那是一座甚大的村落。到林青剛好算是第三代。林青細漢時和伊仙仔住做夥，聽仙仔說最早是老先覺，就是林青的祖師爺，帶著一群人在此定居，才有了這個庄頭。伊細漢時，仙仔常對伊說鬼王的故事：鬼王會在山裡攔住行人，或者殺害，或者將他變做魔神仔。直到有一日，被仙仔跟林青伊阿爸封印在地底。於是伊便常常在想，等伊大漢，學成了功夫，便要出庄頭去遊歷，找到那個封印了鬼王的所在。

故事站在光束與光束之間。沒有一道光直接打在他身上，但他也不是完全身處黑暗之中，若隱若現地在臺上看著接下來兄弟兩人的互動。

## 第一場 兄弟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156

相對跪坐的兄弟。弟弟首先站起身。繞著舞臺走。

弟弟：就快除夕。昨天阿弟回到老家，準備過年。以前家裡還有阿祖在，

阿祖失蹤後，只剩阿兄一個人。整間房子都靠阿兄打點。

弟弟拿出手機滑過螢幕。

這幾年阿弟老往山裡頭跑，做田野，蒐集資料，準備寫下一本書。他淨寫一些跟鄉野傳說有關的研究，很硬，喜歡看的人不多。日子過得不算好。其實他可以寫些更有市場的東西，他的編輯和他提過不止一次，但他不想。上個月，編輯和他說，暫時不能再幫他出書了。他理解，現在誰不是賺口飯吃。想著想著，累了，就靠著椅背睡了。

哥哥也跟著站起身。

哥哥：阿兄開車來的時候等不到人。打電話、傳LINE問阿弟在哪也沒回。

阿兄急了，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下車子，衝進車站大廳。

哥哥跑進舞臺中央。

一進站就看到睡倒在椅子上的阿弟。阿兄又好氣又好笑，走上前去把阿弟搖醒。

哥哥搖醒弟弟。

回家了。

弟弟：喔。

靜默。

他們上了車，回到家裡。路上阿兄唸了阿弟一頓。

舞臺劇本組

157

靜默。

哥哥：你怎麼電話不接？你知不知道外面很難停車？你知不知道這樣讓人很不方便？

弟弟：反正久久見一次面，阿兄也只會說這些。習慣了，就沒感覺了。

哥哥：你知道我很擔心嗎？

弟弟：什麼？

靜默。

哥哥：阿兄當然沒說那句話。

弟弟：後來阿弟乾脆戴上耳機，看著窗戶外面的路燈。阿弟一直都相信，那些像星星一樣的燈光，會指引自己方向。

頓。

回家以後有點晚了。阿兄想問阿弟要不要吃點東西。但阿弟頭也不回地往自己的房間走去。

哥哥：早點睡，睡前藥記得吃。明天除夕了，還有得忙。

弟弟：阿弟覺得頭很痛，不過，「喔，知道了。」他這麼和阿兄說。

哥哥：阿兄知道阿弟心情不好，但也知道該怎麼問。就自己一個人坐在餐桌，吃冷掉的飯菜，家常豆腐、香菇雞湯，那些都是阿弟愛吃的。他覺得很渴，從冰箱裡拿了啤酒，喝完，然後把碗盤放在洗碗槽，也去睡了。

兄弟二人背對彼此，各自躺在兩邊舞臺最邊緣的一個箱子上。  
故事開始遊走在光束中，身影忽明忽暗。

弟弟：晚上發生了一場地震。很大。整個房間都在搖。阿弟從來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有這麼強的地震。他還以為，自己的房間會垮掉，然後他會被壓在底下，沒有人會來找他。

弟弟在舞臺上踉蹌地走著，像是因為受到地板的搖晃，而無法保持重心。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160

他們老家很大。是一棟兩層的樓仔厝。不知從哪一代祖先開始，就一直傳下來的祖產。阿弟小的時候，其實很怕住在這間房子裡頭。

哥哥：因為阿兄每天晚上最喜歡的，就是跟阿弟講一些神奇的故事。阿兄尤其喜歡說一些關於魔神仔的故事。像是魔神仔突然把人拉去撞牆，或者請別人吃蟲之類。阿弟每次都被唬得一愣一愣，半夜不敢入睡。

弟弟：當然，阿兄最喜歡講，而阿弟也最喜歡聽的，就是鬼王的故事。

哥哥：鬼王被封印在地底。當他在地底衝撞封印的時候，地上的我們就感覺到地震，地震越強，就代表他的力道越強。有時候地上會被震出裂縫，往裡面看，運氣好還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比一個人還大，紅色的，像火在燒。等他撞出一個夠大的洞，就會回到人間，再一次到處興風作浪。

長靜默。兄弟二人一起將地面上散置的箱子合併成一個矩形。像是一個桌

面一樣。接著又分別把兩個紙箱放在矩形的兩邊，像是椅子。哥哥整理著桌面，弟弟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看著哥哥忙活。

弟弟：欸，你知道昨天晚上有地震嗎？

哥哥：我睡覺都睡得很死。小時候也遇過一次地震，那個時候搖得更大力，我還是不管它，照睡我的。

弟弟：你這樣也太危險了，哪天在睡覺的時候出事都不知道。

哥哥：睡覺是還能出什麼事？

弟弟：不知道啊，可能地震一來，屋子垮了，你就被埋起來了，不然就是睡到半夜，會有魔神仔把你扛走。

哥哥：現在哪裡還有什麼魔神仔。

弟弟：現在沒有，所以說以前有？

哥哥：沒有。你很囉嗦。

靜默。二人調整每一個箱子的角度，汰換掉覺得不合適的箱子，像是在整理桌面一樣。弟弟隨意換了一塊，然後把淘汰的箱子隨意一丟。

舞臺劇本組

161

弟弟：外面的水池有去整理過嗎？

哥哥：沒有。

弟弟：為什麼？

哥哥：什麼為什麼？

弟弟：為什麼沒有去整理水池？

哥哥：水池要怎麼整理啊，那麼大一個，也不知道水有多深。搞不好掉下

去就滅頂了，多可怕。

弟弟：可是還是要整理吧，不然裡面的魚怎麼辦？

哥哥：你關心牠們的話怎麼不自己去整理？

弟弟：你是哥哥，當然有事就你先用。反正你平常也喜歡整理東整理西的。

哥哥：那是因為你都不整理。我又不是園丁。

靜默。

那個水池就是在那邊，有沒有去管它都一樣。我敢說，以後我們不在了，這個水池還是會好好的。

弟弟：你那麼凶幹嘛。我只是問你怎麼不去整理水池而已嘛。我小時候有

聽阿祖說過，那個水池可以通到地底，就是封印鬼王的地方。

哥哥：少騙人了。你出生的時候阿祖已經失蹤了，是要怎麼跟你說這些？

弟弟：阿弟聽阿兄說過，阿祖平時就瘋瘋癲癲的，老愛說一些五四三的東西。

西。有一天，跑出去說要找魔神仔，然後就沒再回來。

哥哥：阿兄小時候其實是很喜歡阿祖的。聽他說一些故事，比念書什麼的

好玩多了。可是大人不讓阿祖和他說話，他只好自己偷偷去找阿

祖。阿祖走的那天，只有阿兄是真正難過的。

弟弟：我睡覺的時候夢到一個人，說自己是阿祖，是那個人跟我說的。

哥哥：那是你在作夢，又不是真的。而且別人說他是阿祖，你就相信他是，

這也太可笑了。你沒吃藥？

弟弟：你先跟我說，如果夢裡的阿祖跟我說樂透頭獎號碼，你會不會要我

去買？

哥哥：買啊，當然要去買。

弟弟：你不是說都假的。而且別人說是頭獎號碼，你就相信是，這也太可笑了。

哥哥：不試白不試，才五十塊，又沒有損失。

弟弟：所以我說的事也就不信白不信嘛。說不定是真的。

哥哥：那你說說看，「阿祖」在夢裡面還跟你說什麼。

弟弟：說你之後長大會變得很無聊。

哥哥：什麼？

弟弟：說你以後會變成什麼事都不相信的人。

哥哥：欸，你不要忘了，你小時候聽到的故事都是我講給你聽的。

弟弟：所以才說你會變得很無聊。

靜默。

哥哥：你現在可以寫書，以前聽的那些故事一定有幫助。

弟弟：對啦，以前聽你講那些故事，都以為是真的。害我好幾天都作惡夢。

夢到有魔神仔要來抓我。

哥哥：那些故事也不是我掰的。最早也是阿祖講給我聽的。阿祖掰得才厲害。每次聽他講得口沫橫飛，害我都以為他說的是真的。有一次

還趁黑摸到外面，想抓鬼王。

弟弟：你不怕？

哥哥：可能那個時候比較白目，也沒管那麼多。只是想說，如果有鬼王的話，我一定要把他抓起來。

弟弟：我不信。你怎麼可能有白目的時候。大人都會說，阿弟，你要多學一下你哥。你哥好優秀，你哥真棒，bablala，聽了都煩。

哥哥：大人要你學我，我也沒辦法。

弟弟：什麼你也沒辦法，這樣說很不負責任。

弟弟伸手向哥哥，作勢討要東西。

快點，把那本集印章貼紙的本子拿出來。

哥哥：你什麼時候看過我有那種集貼紙印章的本子？

弟弟：小時候我們睡在一起。你晚上的時候都會偷偷爬起來，然後輕聲喊

我，看我睡了沒。等確定我睡著以後，就會從抽屜裡面拿出一本厚厚的書，然後拿一支手電筒，躲進棉被裡面偷看。我就在猜，

那一定是你在數有幾個印章和貼紙，可以換什麼禮物。

哥哥：你沒睡著？

弟弟：你第一次喊我的時候我就醒了。但我就裝成睡得很熟，這樣就可以偷看你在幹嘛。

哥哥：你偷看我做什麼？

弟弟：你每次神神秘秘地躲在被子裡面，我想知道你到底在看什麼。有一天，我趁你不在的時候，把裡面的東西都翻出來，結果發現你在抽屜裡面又做了一個夾層，還上了鎖。

哥哥：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卡榫。不然萬一大人偷翻我的抽屜，發現秘密就不好了。

弟弟：那你藏了什麼東西在夾層裡？

長靜默。哥哥看了一眼弟弟，像是思考著如何措詞。

哥哥：也不是什麼大祕密。

弟弟：那就說跟我說。

靜默。

哥哥：非得要現在？

弟弟：你是要說還是不要說？不想說就算了，不要浪費時間。

哥哥：就一本書而已。

弟弟：我知道那是一本書，我有看到。我想知道到底是什麼書？

靜默。哥哥起身沿著舞臺走到桌子的另一端。從一張箱子中拉出一個隔層，拿出一本厚厚的書。

哥哥：就是一本普通的故事書。

弟弟：如果只是普通的故事書，那有什麼好看的。拜託你一次把話說完好不好。

靜默。

哥哥：我不是在說了？

弟弟：你如果不想和我說的話，那就繼續拒絕不就好了。反正你多拒絕幾次，我自討沒趣，就不會再煩你了。你現在這樣，要說不說的，到底想怎樣。這件事有什麼好拖拖拉拉的。

哥哥：我是真的打算要和你說。

靜默。

弟弟：你覺得我沒吃藥是不是？

哥哥：我剛剛就想問你是不是又忘了吃藥。

弟弟：醫生說不用吃了。

哥哥吸了一口氣。

哥哥：幹嘛一直這樣咄咄逼人的。不是說會告訴你？

弟弟：你這樣話都說一半，耐心再好的人都會生氣。東西拿過來我自己看。

弟弟將哥哥手裡的書拿走。大力地翻閱著。

哥哥：其實就是一些故事。阿祖以前講給我聽的故事，應該都是從這裡面來的。阿祖失蹤前，把這本本子給我的。說是以後就讓我自己看了。

弟弟：我自己會看。

靜默。弟弟翻著書。

故事在燈光束中走動。從這個光圈走到另一個光圈，然後下一個，再下一個，不斷地走。

故事：地震把林青伊厝後邊的魚池震裂了一個大縫。伊透早出門去看的時陣，水池的水都空了，幾隻魚躺在地上，翻肚了。魚仔肚對著天，比天空還要白。林青看著那道甚深的裂縫，不由懷疑彼可以通到地下世界。鬼王就關在那裡，等待機會再回轉地上。

阿弟翻著書，突然像是發現什麼，迅速將書拿到眼前。

弟弟：為什麼書裡面的筆跡不一樣？

哥哥：這本書每天都會出現新的內容。每次我看完以後，第二天再打開，又出現了新的故事。不管看得再快，它都會從我以為已經結束的地方，繼續下去。

弟弟：怎麼可能有這種事發生。一定是你自己把故事接著寫下去的。

哥哥：不是我寫的。

弟弟：那不然是誰，魔神仔？

哥哥：有可能。你不是相信世界上有魔神仔。說不定就是他們每天半夜溜進房間把故事接著寫下去的。

弟弟重重把書闔了起來。然後用更重的力道，把書丟在桌上。

弟弟：你在諷刺我？

哥哥伸手去把書放正。然後把書打開，一直翻到有內容的最後一頁才停了下來。他把書擺在桌子的正中間，然後坐下來。

弟弟：你要幹嘛？

哥哥：我們把書放在這。看看到底是誰寫的故事。

弟弟猶豫了一下，看到哥哥的臉。

弟弟：好。

兩兄弟相對跪坐在桌子兩端。燈光落在兄弟兩人的身上，其餘的光束消失。故事穿梭在微弱的光暈裡頭，若隱若現，像是他敘述裡頭，魔神仔的模樣。

故事：鬼王知焉山裡所有的道路，知焉每一座山頭發生的事情。只要有人  
在山上趕路，鬼王就偷偷跟著那人，突然將人叫住，路人回頭看  
見伊紅得若火的雙眼，便嚇得拔腿狂奔。有的人跌落山谷，有個

人被伊掠著，吞吃入腹。只要遇上鬼王，就是死路一條。

燈漸暗。

在暗場中，煙霧開始瀰漫，一道巨大的紗幕降下。

## 第二場 師徒

燈漸亮，許多人形在紗幕的後面現形。他們在煙霧中踩著罡步前進，動作具有某種神祕的儀式感。在光與煙霧的作用下，投射在紗幕上的影子，像是巨大的大仙炁仔，或者鬼怪。他們翻身跳出紗幕，箱子被隨意推亂，擺置在舞臺各處。接著，故事從紗幕後出現，巨大的影子映在幕上，音樂響起。

群妖：（唱）

〈魔神仔之歌〉

古早古早，人講深山林內住著魔神仔

誰人誰人，沒人知焉山裡到底是誰人

古早古早，他講荒山野林都是魔神仔

魔神仔，魔神仔，匿在草仔叢摸囡仔

囡仔嚟，囡仔嚟，囡仔嚟在彼墓仔埔

魔神仔，魔神仔，抓人撞壁蓋有影

土麩落葉來宴請，雞屎蟲仔吃落腹

魔神仔，魔神仔，暗夜深山趕路行，有人叫得袂應聲

若是應聲，實在得是足好膽

群妖在舞臺上嘻笑打鬧。然後故事搖了手裡的鈴，妖怪聽聞鈴聲，尖叫著翻身離開臺上。故事舉起手，手裡抓著一把刀，他將紗幕劃開。在故事劃開紗幕後，飾演哥哥與弟弟的演員分別飾演師父與小孩走出紗幕。

小孩：仙仔，仙仔，汝別走這麼快。

師父：不走快點，這樣趕不上投宿的庄頭，就只能睡在荒野了。

小孩：我才不要，仙仔，汝等我一下。

師父：哈，叫汝平常好好練功夫，汝就不要。三日沒溜就爬上樹，結果現在趕點路，就在哭爹喊母，知道該認真了齣。

小孩：仙仔汝教的東西太無聊了。

師父：汝沒把樹頭顧好，這樣不用等風颳來，樹尾就自己倒了。

小孩：齣，仙仔，咱只是趕個山路，是要練什麼功夫？

師父：有練功夫，遇到歹人才能保護自己。

小孩：這種深山林內，根本看不到別人，是要遇到什麼歹人。而且還有仙仔汝在啊。仙仔汝功夫這樣厲害，遇到歹人就交給汝就好啦。

師父：汝知焉，一個人走在山裡面，遇到歹人倒還好，最怕是有時陣，運氣壞遇上魔神仔。

頓。

魔神仔，專門匿在草仔埔內，會偷「摸」罔仔。特別是像汝這樣天暗了還不知要回家的罔仔。愛玩的罔仔被魔神仔「摸到」，就會頭殼昏昏，乎拐去墓仔埔，然後就被丟在那。

小孩：我已經不是罔仔了，不會被「摸」。

師父：汝知焉咱庄內彼位鳳嬌孀否？伊夫婿有一天說要上山，結果整日都不曾返去。隔日才在山上找到，還一直挖地上的土跟蟲仔、落葉往嘴裡送。後來就瘋癲囉。這樣，汝會驚否？

小孩：我才毋在驚什麼魔神仔。要是遇到，我一定給他好看。

師父：若是遇上的是鬼王，汝就知焉好歹。

小孩：仙仔，鬼王不是早就被汝跟阮阿爸關起來了？

靜默。

師父：恁阿爸是庄內蓋出名的道士。功夫蓋好，法術高強。伊跟我，都是

老先覺的徒弟。

小孩：這我早就聽汝講過好幾次。你們不是還做夥把鬼王給封印？

師父：就是沒讓汝遇過，汝才不知焉鬼王的厲害。

小孩：我哪會不知焉，庄內人人都會唱。跟著猴仔同一樣樹摘果子，與虎豹同一塊地爭食，跟熊貓同條河游水，跟豺狼同窩睡覺。跑得比

鹿還要快，氣力比牛還要大。風是伊的呼吸，鳥仔是伊的耳朵。生做人形，長髮蓋面，吼聲親像雷公出巡，鬼仔王便是伊。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176

頓。

不過，仙仔怎麼突然說起阮阿爸？

靜默。

仙仔？

靜默。

仙仔，汝為什麼不講話？

師父：恁阿爸是孤兒。細漢時，便是出名的囡仔仙，會通靈的。恁祖師爺說那是先天帶來的，後天練不來。

長靜默。小孩見師父又不說話，便拉了拉師父的衣角。

小孩：仙仔，汝之前說，阮阿爸為了保護庄頭犧牲，是真的嗎？

師父：啊，是啊。恁阿爸是一個偉大的人，是庄內的英雄。汝想做道士，就要做像恁阿爸那樣的道士，降妖除魔，犧牲奉獻。

小孩：所以仙仔汝要好好教我功夫啊。

師父：恁阿爸當年幫祖師爺砍柴提水，做了三年才開始蹲馬步。汝水都沒提滿一年，就開始蹲馬步了，要知足了。

小孩：那這樣，我不是比阮阿爸還厲害，難道，我是萬中無一的天才？

師父：是啦是啦。汝係天才，啊恁父子都係天才，這樣汝滿意否？

靜默。

小孩：仙仔。

師父：做甚？

小孩：咱行了這麼久，怎會都沒看到汝常說的魔神仔？

舞臺劇本組

177

師父：噓，要是真的遇到了怎麼辦？

小孩：仙仔汝收拾掉不就好了。

師父：魔神仔也沒有對汝怎樣，收他做甚？

小孩：因為他是魔神仔啊。汝講的那些故事，不都在講古早收妖的故事？

師父：汝真正什麼都不知焉。

小孩：所以我不才會問汝。

師父：其實仙仔我是蓋不願意去遇上魔神仔，多麻煩。

小孩：仙仔功夫這麼好，是會多麻煩。

師父：有的事情，也不是功夫好就可以解決的。

靜默。

小孩：所以，阮阿爸，伊真正是一個大英雄？

師父：當然，仙仔袂騙你。

小孩：仙仔，我還是不懂。

師父：囡仔人，是哪來這麼多問題。

小孩：喔。

靜默。

師父：啊汝不是說不懂，係不懂什麼？

小孩：但是仙仔汝不是說，囡仔人，不要有那麼多問題嗎？

師父：汝真正是，實在是憨囡仔啊汝啊。我說汝哪來那麼多問題，汝就真

正不敢問了咧。

小孩：所以，我可以問嗎？

師父：我若是不予汝問，別人會說我大人欺負囡仔。我一世人英明，才不

會做這種事情。

小孩：仙仔汝為什麼會突然問我知不知焉阮阿爸的事情？

師父：汝阿爸。我只是突然想到以前和汝阿爸一起時的事情。汝也知焉，

人有年歲了，就是會一直想前想後。

小孩：我都無機會可以看到阮阿爸。

師父：汝只要知焉恁阿爸是怎樣的一個人，這樣就足夠了。

師徒往紗幕內走。故事取出笛子，一邊吹奏一邊往紗幕外移動。兩組人在紗幕前面對面停下。兩道光分別自兩邊打在他們的身上。兩組人交錯，師父與小孩進入紗幕內，故事來到紗幕外。師徒的影子映在紗幕上，猶如皮影戲一般。接下來，師徒二人分別代表師兄弟。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師兄：汝找我來山裡做甚？

師弟：去找師尊。

師兄：怎麼這麼魯莽？師尊說山上住著鬼王，會傷人害命。師尊擔心危險，才自己一個人到山裡去。

師弟：就是危險，我才找汝逗陣來幫師尊。前幾日，有批過路商人來到庄裡，說在路上常看見奇怪的人影，頭髮長得蓋住臉。庄裡有一群羅漢腳仔知焉，便說要去看到底是什麼人在搞鬼。結果到今天都還沒消沒息。不知焉那身影是否便是鬼王？

群妖出現在幕外，各自站上一個箱子。每一個箱子都打著一束燈光，像一片森林。群妖在箱子上靜止，猶如被懸吊在樹上的身體。

師兄：汝還看見什麼？

師弟：樹頂掛滿好多不知焉什麼動物的屍體，皮都被剝下來。血從樹頂汨汨流，汨汨滴，在樹根的地方，積了好大一灘血跡。

師兄：汝看那些屍體像什麼形？

師弟：看得出有腳有手，好像人形。

師兄：恐怕是些羅漢腳仔，真殘忍。

師弟：那鬼王如此凶惡。我恐驚師尊不是對手。

師兄：師尊怎會輸給鬼王？

師弟：以防萬一。我將些人埋了，便來找汝做夥去找師尊，三人合力，鬼王再厲害，也一定只能乎咱收拾。

靜默。群妖走下箱子，在故事的帶領下走入紗幕後。

紗幕內的煙霧越來越濃，故事吹奏的笛聲越來越高亢尖銳。群妖在紗幕之後奔竄，他們的影子在紗幕上穿梭，像是在與師兄弟二人相爭。接著所有的影子往故事映在紗幕上的影子靠攏，燈光聚焦在故事身上。紗幕只剩故事的投影。

舞臺劇本組

故事：古早時，有一對師兄弟。他自細漢便做夥修練。他的師尊，人都叫伊老先覺，當年起了庄頭，又為了保護庄內人平安，上山收妖，不曾返來。師兄弟二人便也入山去找尋師尊。卻在山裡一間破廟遭遇鬼王的攻擊。師弟捨身將鬼王拉落深淵，自己也一同埋身其中。

從故事的影子中，師兄弟穿出紗幕。此時已回復成師父與徒弟的身分。

鬼王被封，魔神仔再無依靠，便匿在一巨大的洞窟。只在暗夜時分，才能在山裡隱隱聽見他的呼鬧聲。

小孩：仙仔，乎魔神仔包圍的時陣，汝會驚否？

師父：會。所以到了現在，仙仔我還是不想去再遇上魔神仔。

小孩：啊後來咧？

師父：後來，後來恁仙仔我好不容易才賺回一條命。回到庄頭，向大家說了這件消息。初時還驚魔神仔會來尋仇，一段時間過去都無事，也就過去囉。

靜默。

小孩：仙仔，你彼當陣可有把阮阿爸的身軀帶回來？

師父：恁阿爸整個人跳進去洞裡頭，是要我怎麼帶回來？囡仔，袂想東想

西，聽仙仔的就對。走啦，趁日頭未落山，咱看能不能出這片山林。

小孩：我走不了這麼快啦。不然，仙仔汝背我，然後用草上飛的功夫跑一陣，天暗之前，一定可以進庄。

師父：汝齣，實在是拿你沒法。

靜默。從暗處傳來怪異聲響。不知道是群妖的呼氣聲，還是風聲。紗幕後燈亮，聚焦在故事身上。接著燈光一個一個亮了起來，每亮一道燈，就有一個妖怪現身。群妖在紗幕後來回穿梭，按照著一種陣勢、腳步與節奏，像在打醮一樣。故事吹起笛子，群妖再次唱起〈魔神仔之歌〉。

群妖：（唱）

〈魔神仔之歌〉變奏

魔神仔，魔神仔，匿在草叢摸囤仔  
魔神仔，魔神仔，欺人夠夠喊救命  
魔神仔，魔神仔，深山林內暗光影  
魔神仔，魔神仔，口中喊呼各款名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群妖一邊唱，一邊移動，越來越快，影子彼此交疊，像是數不清的魑魅魍魎。紗幕前只剩下照在師徒身上的光線，在紗幕後那些魑魅魍魎的巨大陰影下，他們的身影顯得非常渺小。燈光漸暗，笛音與喉唄在暗場後一同漸收。

第三場 有關阿祖

弟弟自方才師徒退場的方向走出，好像被故事的笛聲所牽引一樣，茫然地在舞臺上走著，然後來到紗幕前。故事的笛音中斷，群妖靜止像是塑像。故事來到弟弟面前，兩人相對站著，燈光照在他們兩人身上。紗幕內的燈光漸暗。

只剩下紗幕外的光線。

弟弟：阿弟聽到外面有什麼聲音，便跑了出來。他大大地吸了幾口氣。他覺得腦袋暈眩，像是剛激烈運動完缺氧一樣。有可能他真的太久沒吃藥，或者是剛剛遇上什麼不乾淨的東西，要尋自己麻煩。

頓。

他往林子裡看，什麼都沒有。往前走了幾步看了一下地上，也沒看到什麼痕跡。他找了一個地方坐下，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把故事裡的東西都幻想成真的了。他聽到有腳步聲，知道是阿兄追了出來。他覺得有點煩，也不是針對阿兄。回家後，他老是想起小時候常夢到，那個自稱是阿祖，說故事的老人，然後就會頭痛，渾身不自在。

弟弟一人坐一個箱子上。哥哥找尋著弟弟出場。

哥哥：阿弟，阿弟。

弟弟：阿弟的頭還在痛。回家以後，他老覺得自己好像忘了些重要的事。

但到底是什麼，又實在說不上來。

哥哥：阿弟，你跑到這裡做什麼？

弟弟：阿弟聽到阿兄的聲音。但他現在不想回應阿兄，他在想，覺得自己

就快想到了，那個被自己忘記的東西。

哥哥：阿弟，你跑到這裡做什麼？

靜默。

哥哥：阿兄發現叫了幾次，阿弟都沒回他，便加重口氣，又叫了一次。「阿

弟，你在這裡做什麼？」

弟弟：阿弟聽到了，他就是不想回阿兄。難道阿兄看不出來？他覺得腦袋

被阿兄的聲音炸成一團亂。

哥哥：阿弟，你跑到這裡做什麼？

弟弟：別吵。

哥哥：你怎麼這麼說話？

弟弟：你干擾到我了。

哥哥：阿兄覺得很受傷。一直以來他都不太能跟阿弟相處。他抓不到阿弟的喜好或者情緒起伏，他知道阿弟常常被他惹惱，但話說回來，阿弟講話的態度也常常讓他覺得不舒服。他記得阿弟還小的時候不是這樣。他常講故事給阿弟聽，阿弟也喜歡聽他說。雖然那些故事都是從阿祖那裡聽來的。阿兄調整好自己的心情，他深呼吸了幾次，想說乾脆就在今天把話說清楚。心結、彆扭什麼的，小孩子才玩這套。

弟弟：你不覺得你常常惹到我嗎？

哥哥：你現在反過來在教訓我？

弟弟：你就是這樣才會那麼容易惹到我。

哥哥：那你有沒有想過，你也常常讓我覺得很難堪，很受傷？

弟弟：你一定沒有聽過什麼是高敏感族群。

哥哥：你不是告訴我，你不用再吃藥了？

弟弟：因為我沒有病，那跟精神病不一樣。

頓。

沒有人會罹患高敏感，就像沒有人會罹患左撇子或同性戀。高敏感不是一種病，你用這種有色眼光來看我，當然會覺得我不正常。可是我告訴你，我正常得很。

哥哥：就像你說的那些魔神仔？那也是高敏感害的？

弟弟：最早的那些故事都是你告訴我的。

哥哥：那是因為沒人哄你。我也只知道那些故事。

弟弟：你自己不是也相信那些故事？

哥哥：那都是以前。小的時候不懂事，當然會相信。可是現在已經長大了，懂事了，當然會知道那都是假的，是阿祖編出來哄小孩的。

弟弟：你懂個屁。

靜默。故事出場。

故事：編故事的人自己最清楚，故事都是假的。

弟弟：其實你很捨不得把那本書丟掉吧。

故事：只有編故事的人自己，才會相信那些故事是真的。

弟弟：阿弟知道這幾年，阿兄一個人守著這棟老房子，幾乎從不踏出這裡。人們早就都離開了，說這裡破敗，沒有機會。其實阿弟自己也是離開的那些人之一。但阿弟知道自己不一樣。

故事：說故事的人不管別人相不相信，繼續說自己的故事。

弟弟：阿弟知道自己和故事裡的主角一樣，在外頭探險，甚至到山裡一住半年。

他相信那座山就是故事裡提到，鬼王的地盤。他想，說不定在山上可以遇到魔神仔，證明故事都是真的。他不想和阿兄一樣，天天守著這大房子，什麼都不能做。

故事：因為說故事的人有權利自己選擇要說什麼故事。所以別人信不信，都和他沒有關係，他自己相信就好。

哥哥：我怎麼捨不得丟掉？

弟弟：因為你也相信故事是真的。

哥哥：根本沒有什麼魔神仔。都只是說故事的人編出來騙人的。以前是阿

祖，現在……

弟弟：現在？現在怎麼樣？

故事：說故事的人最害怕的，就是故事不再有人相信了。他們用故事建造城堡，把自己關在幻境裡，也把觀看的人關在幻境裡。說故事的人害怕現實侵入他們的國，害怕城堡崩解的那天。

哥哥：阿兄知道自己說溜了嘴。他知道阿弟反應快，不可能沒注意到他說的話。

要說出來嗎？不要說出來嗎？說出來會怎麼樣呢？阿兄的腦子裡轉過好幾個念頭。阿兄怕說真話會帶來無法預料的後果。但事已至此，已經沒有更好的辦法。

弟弟：現在呢，現在到底怎麼樣？

哥哥：現在是在編故事。

長靜默。

哥哥：以前是阿祖編故事。現在是在編。

弟弟：所以那些故事都是你寫的？

靜默。

你說那些故事都是你寫的？怎麼可能？你不是說，不知道那些字是從哪冒出來的？你不是不相信那些東西？現在又說故事是你寫的？

哥哥：我知道你不信。

弟弟：廢話，我當然不信。

哥哥：都是真的。

弟弟：什麼是真的？

靜默。

哥哥：跑田野，做調查。阿弟以為阿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其實阿兄都知道的，阿弟總想著離開這裡，尋找故事裡的魔神仔只是藉口。他不想和自己一樣，一輩子就守著一間老房子。不過，守著這屋子有什麼不好？安全，有地方容身。阿兄不知道為何阿弟非得往外

跑，像阿祖一樣。

靜默。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192

弟弟：所以，你現在是要我相信，那些故事都是你一個人編出來的？不是阿祖說給你聽的？

哥哥：有些故事阿祖也和你說過的。

故事走近弟弟，繞著阿弟打轉，一圈又一圈。接下來故事的臺詞都夾雜著漢語與福佬語。

故事：阿弟還小的時候，阿兄常抱著他說故事。那些故事是阿祖講給阿兄聽的。

故事說著臺詞時，阿弟慢慢蹲下，好像時光倒流，從成人、幼童到嬰兒，最後阿弟蜷縮在地上，像個還沒學會走路的嬰孩。

那時有個老人，每日在一張躺椅上看著他。老人渾身都是皺的，不知道年紀多大，嘴裡沒有幾根牙齒，跟著阿弟一起咿咿啞啞的。像在說只有他們知道的一種語言。

故事在弟弟身邊躺下。

弟弟：咿咿啞啞。

故事：啞啞咿咿。

哥哥：那個人就是阿祖。阿祖那時幾乎天天都陪在阿弟身邊。然後對阿兄說，以後就換你說故事給阿弟聽了。

故事：阮細漢的時陣也是這樣。阮上尬意聽阮伯公講古。彼當時哪有什麼金光戲，喇哩歐可以消遣，都只有聽伯公講故事。講啥鬼王啦、祖師爺啦，再來就是一個叫林青的少年人的故事。今載講乎汝聽，以後就換汝講乎恁阿弟聽，會曉否？

哥哥：阿兄當然是知道的。後來，阿祖走了。阿兄開始抱著阿弟說故事。阿兄平常不說福佬話的。只有在和阿弟說故事的時候，才會說起

舞臺劇本組

193

阿兄走向阿弟與故事。在故事的對面坐下。

阿祖平常時間都待在屋子裡。大人可能怕他出去走丟，所以只讓他在屋子裡活動。更正確地說，是只讓他待在一個房間裡。阿弟出生以後也被放在那個房間。阿祖每天陪著阿弟，對著阿弟講話。阿兄知道他在說那些也說給自己聽過的故事。

故事坐起身。

阿兄還是吵著要聽故事。但阿祖更多時候都在陪阿弟，陪完阿弟以後，才會意思意思講一點，而且同個故事還重複好幾天。阿兄注意到這個狀況。故事重複的天數越來越長，從三天，到後來的一個禮拜。有一次，他和阿祖說，這個講過很多次了。

故事：講過很多次？那汝干毋記得？

阿兄：記得什麼？

故事：記得故事啊。以後就要換汝講故事給恁阿弟聽了。我多講幾次，汝再記得仔細一點。之後講給阿弟聽才不會東漏西漏。

哥哥蹲在弟弟身邊，伸手拍拍弟弟的臉。

阿弟還細漢，一定要好好地講故事予伊聽。汝要記得啊，千萬不可以說錯，汝如果說怕記錯，就拿個東西把故事記下來。像我，就是怕自己忘記，所以把故事都抄在一本簿子上。這樣就不用怕自己會忘記了。不然以後就把簿子給汝，汝怕忘記的時候就拿出來再看一下。

哥哥起身，站在故事與弟弟中間，面朝著故事。阿弟也從地上坐起身。

哥哥：阿祖，阿祖。

弟弟：阿兄，阿兄。

故事不理會阿兄的叫喚。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196

哥哥：阿祖。

故事：阿祖在想事情，先袂吵。

弟弟：阿兄。

哥哥：別吵，阿兄有事。

故事往紗幕走去。

哥哥：有次除夕。阿祖神祕兮兮地要阿兄把他的床墊掀開，裡面放著一本

書，阿祖說，所有故事都記在裡面。以後就讓他自己看，看完再

說給阿弟聽。

故事在紗幕前停下。群妖在紗幕後若隱若現。

那天晚上發生了地震，很大，大到阿兄以為整棟屋子會被震垮。那個時候，

阿弟大聲哭鬧。阿兄把阿弟抱在懷裡。接著，房間的窗戶被震破，玻璃碎了一地。

哥哥把弟弟抱住。弟弟將臉埋在哥哥懷裡。

阿兄看到阿祖從窗戶爬出去，然後就跑了起來，他從來沒看過阿祖這麼靈活過。阿祖嘴裡喊著，時候到了，時候到了。一邊喊，一邊跑。阿兄對他喊，阿祖，外面很危險。可是阿祖不理，繼續跑，繼續跑。阿兄就這樣看著他一直跑，一直跑。然後……

頓。無數的手從紗幕後伸出，抓住故事，接著把故事拉進紗幕後。

地上裂了一道巨大的裂縫，阿祖整個人掉進去，好像瞬間消失一樣。阿兄不敢讓阿弟看到，就繼續抱著阿弟。阿弟那個時候一歲半，剛學會走路。

阿祖平常最喜歡的就是把阿弟舉在天上。阿兄想起阿祖一直在和他說的，以後就換他要說故事給阿弟聽了。阿兄有點氣，不過那個時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氣什麼。

舞臺劇本組

197

哥哥放開弟弟。兩人回到原本的位置。

哥哥：你見過阿祖，只是你忘記而已。

弟弟：我根本不記得。

哥哥：你不是說你作夢的時候有夢到阿祖？

弟弟：你自己也說那都是夢。你不是不信這些？

哥哥：那個「阿祖」頭髮掉得差不多，整個人都皺皺的，穿件有點破的布袍，對不對？

弟弟：阿弟沒有回答，可是阿兄說的，的確是他夢裡常夢到的老人的樣子。但阿兄怎麼會知道那個老人的樣子，除非……

哥哥：除非阿祖就長那樣，不然我怎麼會知道那個老人的樣子，對吧？

紗幕後，故事像抱小孩那樣抱著一個妖怪，拍著那妖怪的背。嘴裡哼著歌。

故事：阿弟想起來了，回家以後，他一直在想，卻又想不起來的事。

弟弟：阿祖不是失蹤。阿祖死了。

哥哥：掉進裂縫裡面。

弟弟：後來我們去看那個裂縫，發現裂縫剛好通到地下水脈，然後就變成外面那個像湖一樣的水池，對不對？

哥哥：對。

靜默。故事放下妖怪。

弟弟：阿祖往外跑的時候，阿弟都有看到。雖然阿兄把他抱著，可是從縫隙裡面，他還是有看到。他看到阿祖掉進裂縫裡面，還看到地下像有什麼東西，把阿祖抓住，拉進地底。不然好好的，為什麼阿祖會掉到地底？

頓。

所以阿祖還在裡面？

哥哥：對。

弟弟：那你為什麼還要寫那些故事？

哥哥：因為你需要聽故事。

弟弟：那等我不需要聽故事以後，為什麼還寫？

靜默。

哥哥：阿祖去世後，阿兄決定把阿祖說過的故事都講給阿弟聽。可是故事都講完了，阿弟卻還是吵著要聽，於是他自己只好自己編故事。幻想阿祖其實是去找魔神仔，然後再把阿祖換成林青的名字，故事就這樣一天一天說下去。阿兄那時早就不相信什麼魔神仔了。編故事，只是想讓阿祖感覺仍然活著。

故事：說故事的人說了那麼多的故事，說到後來，有時候，自己都會把自己搞混了，有時候自己忘了自己說過什麼，總之說故事的人，常常會犯的毛病，就是說得太多。

哥哥：大概像你說的，捨不得，想留個紀念。畢竟算是阿祖跟我一起寫的。

弟弟：把書給我。

哥哥：你要做什麼？

弟弟：重要嗎，反正都不是真的。把書給我。

哥哥將手裡的書拿給弟弟。

哥哥：回家吧，明天就除夕了。除夕了，得好好吃個飯，雖然才兩個人。

頓。

這次回來，在家裡待久一點再走。你想再去找什麼魔神仔，我也不會阻止你。反正書也給你了，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看看下次要去哪裡找。

哥哥退場。燈光集中打在弟弟身上，弟弟開始翻著書，一頁一頁地翻。從餘光可以看到紗幕後站著故事，故事吹起笛子，同時還有群妖的嬉笑聲。群妖唱起〈魔神仔之歌〉，隨著歌聲，弟弟越翻越快。故事在音樂中間會說上一句話，他說話的時候，背後的旋律仍然繼續。

群妖：（唱）

〈魔神仔之歌〉之二

古早古早，人講深山林內住著魔神仔

誰人誰人，沒人知焉山內到底是誰人

真驚真驚，他就幫咱號了多款名

古早古早，有人說要去找尋魔神仔

今後今後，沒人攔再提起伊的名

沒人提起伊的名，沒人記底伊的名

故事：這次咱出去找魔神仔，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庄頭。

群妖：（唱）

今後今後，沒人提起伊的名

沒人提起伊的名，沒人記底伊的名

古早古早，人講深山林內住著魔神仔

音樂不斷重複最後一段歌詞。燈漸暗。在暗場中，音樂漸收。

#### 第四場 魔神仔

深山林內。

成年的林青走在路上，手裡抓著一幅地圖。

故事從紗幕後現身。

林青：跟仙仔學了幾年功夫，沒有練成什麼本事，王祿仔的步數倒是學了不少。有一日，阮仙仔說我已經大漢，應該要出師了。原本打算像仙仔一樣去做師公，又怕萬一真的被找去抓鬼，丟了命。想了想，覺得當個看風水的先生好像也毋壞。反正風水先生出張嘴就好，正好咱上厲害的就是這嘴。不做風水先生，天

公伯說不定還會生氣。

故事：當然做一個風水先生最方便的，就是四處遊歷。林青便是相中這一點，才決定做風水先生。關於伊父親還有鬼王的故事，伊打算自己去查個清楚。

林青：我跟仙仔說，這一次下山，一定要找到當年他遇到鬼王的所在。仙仔只好說了幾聲，罷了罷了。於是我包袱款一款，便正式出師。

林青走場。群妖嘻笑著從紗幕後走出，一個接一個跟在林青身後。第一個妖怪跑至林青身前擋住林青。

林青：這個，我記得，啊，是仙仔說過的石碑。

妖怪：石碑是石碑，不過，真是你要找的石碑？

林青：啥？

妖怪：石碑到處都有，借問汝是在找怎樣的石碑？

林青：當年，有一個人封印鬼王。後來，人們為了紀念伊所立的石碑。

妖怪：老子活到這個歲數，沒聽過什麼封印鬼王的故事。少年仔，汝可在

酣瞑？

林青：是真的。鬼王真的有被封印。

妖怪：汝是不識字，還是故意在講笑話？石碑頂面根本沒寫你說的那些。

林青：這是阮仙仔告訴我的，伊袂騙人，伊是蓋有名的道士。

妖怪：道士，道士都是一張嘴胡溜溜，少年仔，我看你還是好好做人較實在。

林青：汝不信，就隨汝不信。我繼續找。

林青繼續走。第一個妖怪歸隊，兩個妖怪趕上，擋在林青面前。

甲妖：一間破廟前。

乙妖：又一座石碑。

林青：這次不會錯。破廟，還有石碑。就是當年仙仔跟阿爸遇上鬼王的所在。

甲妖：鬼王？

乙妖：不知道多久沒聽人講起這個名字。

林青：所以係有聽過鬼王的故事，彼都是真的？

甲妖：會說是故事，就表示說，沒人知焉那是不是真的。

乙妖：少年仔，有好奇心是好事，願意去查證，更是難得。現在很少遇到

像汝這樣的人囉。

林青：所以封印鬼王的故事，係也有聽過？

甲妖：從來不曾聽說鬼王有被封印過。故事裡面的鬼王這麼厲害，那麼多

人入山去掠伊，從來不曾有人回來過。如果伊會被封印，還算是

什麼鬼王？

乙妖：老實跟汝講，親像古早時有些東西，咱不知焉怎麼解釋，就會講是

什麼神啊，鬼啊，其實都是自然現象，是咱自己嚇自己。

林青：算囉，我不想多浪費時間跟我的嘴涎。

林青繼續走，又一個妖怪越過林青，擋住他去路。

林青：有個洞窟。

妖怪：深不可測，烏漆漆。

林青：難道就是這？魔神仔藏匿的巢穴。

妖怪：有看過人匿洞窟，沒看過魔神仔也要匿洞窟。

林青：鬼王輸了，魔神仔當然要找所在匿起來。

妖怪：鬼王輸？少年仔，汝講看看鬼王怎麼輸的。

林青：被兩個道士收服的。

妖怪：還從沒聽說過這個故事，汝編故事的功力袂歹。

林青：我說的是真的。

妖怪：汝親眼看到？

林青：阮仙仔說的。阮仙仔袂騙我。

妖怪：若這樣，那係仙仔還更厲害。不過，會相信真的有魔神仔，汝也是

不簡單了。都已經是連囡仔都不一定會相信的故事囉。

林青：這個洞窟，可是，故事裡面就是說魔神仔匿在洞窟裡頭，暗時還可

以聽見嗚咽的聲音。

妖怪：只有聽過人會嘛嘛嘍，還沒聽說魔神仔也會嘛嘛嘍。

妖怪靜止不動。林青猶豫著是否繼續往前。此時所有妖怪將他圍住。故事

走到林青身邊。

群妖：荒山野嶺，墓仔埔。

故事：一名不知焉多老的老人在守墓。

林青：這些，應該是墓仔埔吧。

故事：少年仔，汝來這做甚？

林青：我在找封印鬼王的所在，還有魔神仔。

故事：來墓仔埔找魔神仔，汝在找魔神仔？

林青：對。

故事：這都是。

林青：啥？

故事：你不是在找魔神仔？這邊都是。

林青：老大人，汝在說笑吧？

故事：人死，不就變做魔神仔？汝總有一天，也會變成後代人口中的魔神仔。

林青：這些墓仔埔埋的，是乎鬼王害死的人？

故事：這埋的，都是我的兄弟：無名字的可憐人、羅漢腳仔、浮浪者。被趕出庄頭，只好跑來山裡，自生自滅，無人理睬。

林青：恁們乎人趕來這，趕來山裡做鬼王跟魔神仔的祭品？

故事：鬼王？有些人比鬼王，比魔神仔還恐怖。如果真有鬼王，就乎伊領咱去找有些人，討仇冤。

頓。

少年仔，汝真有心，是真善良的人。竟然可以找到這。在我死之前，還可以見到你這種人，真好，真好。

燈聚焦於林青。

群妖在黑暗中圍繞著林青，噤噤喳喳地，不斷發出刺耳惱人的聲響。

林青：袂吵。

一名妖怪自隊伍中走出，走入光區，來到林青面前。

妖怪：我是魔神仔。

林青：你就是魔神仔？

妖怪：我正是魔神仔。

林青：你是魔神仔，可是為什麼和故事裡說的都不一樣？

妖怪：哪邊不一樣？汝以為怎樣才是魔神仔？還是汝之前見過魔神仔？

頓。

魔神仔，魔神仔，匿在草仔叢摸罔仔，抓人撞壁蓋有影，土魃落葉來宴請，雞屎蟲仔吃落腹。魔神仔，魔神仔，暗夜深山趕路行，有人叫得快應聲。

若是應聲。

群妖：實在得是足好膽。

妖怪：林青。

林青：做甚？

妖怪：敢應聲，真正好膽。

林青：汝叫我名，為何我要毋應聲？

妖怪：汝可知焉咱是誰？

林青：恁是魔神仔。

妖怪：汝知焉咱的名字叫做甚？

林青：恁自己難道不知焉？

妖怪：（對著群妖）伊問咱知不知焉？伊問咱知不知焉？

群妖：咱是無名字的人。

群妖在林青身邊奔走，跳躍。

妖怪：一個無名字的人。

群妖：一群無名字的人。

妖怪：恁叫咱啥？我有點不記得。

群妖：魔神仔，魔神仔，恁都叫咱魔神仔。

妖怪：原來是這樣。

群妖尖聲怪笑。

林青：無名字的人？恁的名字不就是魔神仔？

妖怪：咱有名字。

群妖：叫甚？

妖怪：想不起來。

群妖哭嚎。

群妖：想不起來，想不起來。只記得咱叫魔神仔。

林青：那恁為何在此？

妖怪：古早古早，咱底庄內四處遊蕩，彼真好，有吃有住。吃好當相報，咱招呼更多的人做夥來這。人們都叫咱們浮浪者，咱們逐天在庄內踹躅，時常相冤，甚至相打，一打就是熱鬧滾滾，常常牽連到旁邊的人。

群妖彼此打鬧。故事走進群妖之中。在群妖的打鬧中，他的定靜顯得很奇異。

群妖：相冤相打，鬧熱逗看。無法無天，世界咱最大，天地都是咱地盤。

妖怪：卻不知焉，有人著驚咱的性命，便來設計陷害。燒林毀厝、殺人放火，咱的山頭，咱的地盤，咱的國度，去了，都去了。

群妖不再騷動，低聲嗚咽。

妖怪：那些人激怒山內鬼王，鬼王來了，殺死所有歹人，還將屍體掛在樹

林頂。帶咱們底山內遊蕩。有時咱想起傷心事，就會忍不住在黑

暗夜中嘛嘛噯。

林青：那阮阿爸咧？伊和阮仙仔是老先覺的徒弟，來山裡打鬼王。

妖怪：恁阿爸是道士？（對群妖）伊說，伊阿爸是道士。

群妖止住嗚咽，轉哭為笑。

妖怪：我看伊較像是魔神仔，還是大隻仔。做魔神仔才真正好，變鬼變怪，無憂無慮，欲做甚就做甚，就是袂傷人害命。啊，彼些歹人是例外。

林青：汝在講甚？

妖怪：恁阿爸真巧，知焉跟咱來去。汝嘛來，跟咱作伴。反正到了最後，人都會變成魔神仔。

群妖：來，來，來。

群妖開始躁動，上前去要掠住林青。林青在一陣混亂中踉蹌逃竄躲避。卻不慎被絆倒，群妖如同一陣大浪，上前去要將林青掩蓋住。卻突然靜止。然後又像浪潮一樣緩緩退去。

林青：恁欲去哪？

妖怪：反正咱是不可能再回去。

頓。暗處中，師父的身影出現，越來越清楚。

他既然說山內有魔神仔，咱就乎他知焉，這山內真正有魔神仔，敢入山來，就要有返不去的覺悟。汝欲做夥來，抑是……

林青往前擋在群妖之前。

群妖：汝欲阻止咱？

靜默。林青退開。

再會囉。終有一日，咱會再返來，彼時，所有人會知焉，到了最後，沒有人會被記底，所有人都將變成魔神仔。

群妖簇擁著退入紗幕後。

故事：一開始庄內人還可以忍受，可是越來越多浮浪者聚集到庄內，所產生的問題亦越來越多。老先覺不忍看彼浮浪者無家可去，也為了讓庄內人安心，便在山裡建了甚多住所，打算讓這些浮浪者去開山劈柴，有正當的工作，袂逐日浪溜連。伊的一個徒弟，細漢時抵庄外撿到，卻因此和這些浮浪者交陪得甚好。

故事吹響笛音。燈光打在林青身上。他看著群妖退去，聽著四周的嗚咽之聲，伴著故事淒厲的笛音。同時師父從黑暗中走近，身影漸漸清楚起來。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216

師父：青仔汝返來啊，有找到嗎？

林青搖頭。

找毋也沒要緊，沒要緊。

林青：仙仔，我有問題欲問汝。

師父：傻囡仔，自細漢汝就一直在問一直在問。這次又是什麼問題？

長靜默。燈光照射著二人，影子拉得很長。

林青：仙仔，你以前講給我聽的故事是否都是騙我的。

靜默。

彼些石碑，寫的都是紀念庄頭什麼時候建立，什麼時候開山，根本和阿爸，跟魔神仔一點關係都沒。仙仔，其實，阮阿爸根本沒去封印什麼鬼王吧。若否，為什麼沒人聽過鬼王被封印的故事？

靜默。兩人背對彼此。

師父：彼時，恁阿爸找我同齊入山去找恁祖師爺，做夥對付鬼王。

靜默。故事的笛聲停止。

恁阿爸跟我來到山裡，埋了那些屍體。然後，在一間破廟休息時，遇上了庄裡人說的妖怪，也就是汝祖師爺口中的鬼王。

林青：然後？

師父：你說得對，根本沒有什麼魔神仔。彼些故事，是庄內人編出來的。

彼些魔神仔，是庄內無所在可去，無名字亦無家室的人。整日遊手好閒，四處惹事。後來恁祖師爺在山內起了住所，乎恁能夠安身，照顧自己。

舞臺劇本組

217

靜默。四周嗚咽之聲仍在持續。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218

但是庄內人著驚恚會對自己不利，決定先下手，打算將他殺死在山內底。反正無人知焉恚是誰，也無人在意恚是誰。一個接過一個，庄內人趁天色昏暗，將他住所的門卡著，放火燒厝，或者摸黑將他在床上殺死，再說是山裡鬼王所為。聽聞山內有鬼王作祟，恚祖師爺便入山探查。發現真相之後，一怒之下，便將來殺浮浪者的那些人，全部殺死，還將伊們的屍體，掛滿樹林。隔日，庄內有人入山看到，以為真正有魔神仔，此後便無人敢再入山去。

故事走入紗幕。紗幕前燈漸暗。紗幕後的燈一道一道亮起，每一道燈光下都站著一個妖怪。他們的形影透過紗幕，看得不是很清楚，像是幽魂。

故事：後此爾後，沒人敢再來彼掛滿屍體的樹林。老先覺失蹤後，一對徒弟入山除妖，雖然封印住鬼王。但剩下的魔神仔仍在山裡遊蕩，日時匿在洞窟，暗時便滿山奔走喊呼。恚無名字，亦無人知焉恚從哪裡來，而終有一日，鬼王會衝破封印，領著魔神仔再次返來。

燈漸暗。暗場後紗幕升起。

## 第五場 地震

暗場。上一幕收尾的旋律持續著，四面八方傳來詭異的聲音，像是風聲，又像是群妖嗚咽一般。紗幕前的燈光亮，無數的光束照在零散臺上各處的箱子。群妖的身影從紗幕後慢慢地往紗幕前移動，一個接一個，穿過紗幕。群妖三三兩兩地分散在舞臺上，最後，故事的身影出現在紗幕後。

故事：眾兄弟，過了如此之久。有些人，以為咱會從此罷休，不再抵抗。

恚說，咱是不是要回去？

群妖：回，回，回。

故事：這次是咱最好的機會，一定要衝破封印。眾兄弟，封印可能破？

群妖：破，破，破。

故事：枷鎖可能斷？

舞臺劇本組

219

群妖：斷，斷，斷。

故事：做伙向前。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220

故事踱步，鼓聲隨著故事的腳步響起。一步一聲，一步一響。群妖跟著蹶起腳步，越蹶越快，鼓聲也越發的急促，群妖發出高亢的尖嘯，在臺上四處奔跑，跳躍，發出巨大的撞擊聲。弟弟走上舞臺，在群妖之間穿梭著。

弟弟：除夕那天，果然又來了一場地震。之前地震的時候，阿兄就有說可能只是前震，之後會有更大的。除夕夜的時候果然來了。阿弟像是早就知道今晚會有地震一樣，他走出了房子。那時他和阿兄原本坐在餐桌前，準備吃飯，阿兄開了一瓶酒，接著，整間屋子就開始搖了起來。阿弟好像想到了什麼，對，很小的時候，有一年除夕，也是發生了地震。阿祖就是那個時候掉進去裂縫裡的。他聽到阿兄喊著，快到外面，於是阿弟推開門，往外頭走。

哥哥跟著跑上舞臺。他試圖往弟弟的方向走，卻總被竄動的妖怪擋住去

路，或撞倒。哥哥踉蹌艱困地行動。

哥哥：這次地震比過去每次都大。阿兄知道會有後續的地震，但他沒想到竟然這麼大。那時候他剛剛開了酒要倒進杯子，突然地板搖了起來，櫃子倒了，燈掉了，玻璃裂了，整間屋子一片狼狽。「快到外面！」阿兄大喊，接著阿弟推開了門，往外面走。

弟弟：阿弟看到那個水池，那個像是一座小湖的水池，無數的浪花不斷往地上掀來，阿弟好像看到在水裡頭有什麼東西，他想看清楚是什麼，於是他繼續往水池靠近。

哥哥：阿弟，危險，快回來，不要靠那麼近！

弟弟：裡頭好像有東西，我要去看看。

哥哥：別過去，要看等地震停再看。

弟弟：地震停了，可能就看不到了。

幾個妖怪在紗幕前蹲穩馬步，弟弟踩著他們的腿，爬上他們肩膀，往紗幕裡頭看。在燈光的照射下，紗幕裡故事的影子顯得很巨大，映在紗幕上。

舞臺劇本組

221

弟弟：阿弟看到了，那個夢裡面常出現的老人，阿祖，在浪花裡若隱若現。他興奮地對阿兄喊，「阿祖，阿祖在裡面。」然後，阿弟再往最深處看，好像還看到了一雙眼睛，比自己還大，紅得像火。阿弟大叫一聲。

哥哥：阿兄聽到阿弟對自己喊，阿祖，阿祖在裡面。他急了，「阿祖在裡面就在裡面，你快點回來。」他試著往前走，但地震實在太強，明明隔得不遠，他卻無法穩穩地走上幾步，跟阿弟之間的距離，好像永遠無法拉近。然後，他聽見阿弟在大叫。

弟弟：鬼王，鬼王，鬼王看到我了。

哥哥：阿兄看到阿弟好像沒有站穩，搖搖晃晃地在岸邊，叫著什麼鬼王。

「沒有什麼鬼王，阿弟你往後退，我馬上過去。」

弟弟：阿弟看到阿兄慢慢地往他這邊移動，然後，他又看了一眼水池，這次他什麼都沒看見。「不見了啊。」他的頭又開始痛了，他知道自己好幾天都沒吃藥。然後他想到，之前阿祖就是從這裡掉下去的。不，他馬上提醒了自己，不是掉進去，他都看到了，阿祖是自己跳下去的。不然阿祖明明看到了前面有裂縫，為什麼還不閃

開，他一定看到了什麼，才會往下跳。

弟弟攀在妖怪們的身上，轉過身看著哥哥。

阿祖一定有看見什麼，我剛剛也看見了，裡面真的有東西。阿祖一定也是看見了，所以才往下跳。

哥哥：不可能有東西的。地上突然裂開一條縫，阿祖根本來不及躲。你現在再看一下，裡面根本沒有東西。

弟弟：阿弟又往水池瞄了一眼，什麼東西都沒有，只有越來越高的浪。

哥哥：好了，不要亂動，你會掉下去的。

弟弟：有一個辦法。

哥哥：什麼？

弟弟：有一個辦法，可以知道裡面有沒有東西。

哥哥：你不要亂來。

弟弟：你不是說我要去找魔神仔，你也不會管我？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之前都找不到。

哥哥：因為根本沒有。

弟弟：可能，你說的可能對。可能，你說的可能不對。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到底對或不對，可以知道，魔神仔到底是不是真的，魔神仔到底是什麼。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224

頓。

馬上，就可以離開了。這次離開，不找到魔神仔，就不回來了。

故事靠近弟弟，雙手高舉。群妖還在亂竄著。

阿弟以前沒有想到這個方法。那個時候他還沒想起小時候的事。現在他想起來了，他要用最直接的方法，看看這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魔神仔：直接到故事裡封印鬼王的地方看看，就知道答案了。阿弟決定了，他知道自己不會有事，因為阿祖也做過一樣的事。說也奇怪，想到這個方法後，他的頭突然就不痛了。

鼓聲停，群妖的動作突然慢了下來，哥哥往弟弟的所在跑去，群妖也跟著往弟弟方向移動。燈光照著攀在妖怪身上的弟弟。弟弟先是爬上妖怪的肩膀，接著往後一倒，墜進紗幕裡，故事接住弟弟，紗幕後燈昏暗。群妖緩緩地，一邊移動，一邊排成一列長長的隊伍，一個接一個，在臺上蜿蜒像是一條川流。

哥哥：一道巨大的浪打上岸，接著，阿弟站的位置裂了開來，阿弟掉了下去，瞬間就看不見了，像當年阿祖一樣。地下水脈被地震震破，凶猛的水潮從震開的裂縫裡漫了出來，在天搖地動中，像是有一條河憑空被造了出來。地震停了，阿兄一個人坐在地上，看著爆發的水流慢慢平靜，太陽出來了，地上滿目瘡痍。

群妖的隊伍全部回到紗幕後，舞臺上只剩哥哥一個人。接下來哥哥的動作與臺詞需配合一致。

阿兄捏了自己一下，然後又一下。「阿弟？」沒有人回應，阿兄又捏了自己一下。「阿弟？」還是沒有人回應，這次他乾脆一巴掌呼在自己臉上，然後

舞臺劇本組

225

又呼了一下。「阿弟？」一樣，沒有人回他。

頓。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226

天亮了，大年初一，一年的第一天要討個好兆頭。這次阿弟回來，就待久一點，一起把房子整理好，兩個人要住，這樣比較舒服。過新年嘛，雖然只有兩個人，也是得團圓一下。天亮了，新年第一天，等等應該放個炮，天亮了。

頓，哥哥接下來說話時轉成福佬語。

阿弟？阿弟？天光囉，咱等會去放炮，細漢時汝不是最喜歡放炮嗎？汝回來前，阿兄就去買了一串回來，等等咱做伙放。

頓。

汝又不講話了。等等放完炮，咱去找阿祖討紅包，叫伊講故事乎咱聽。阿弟？阿弟，汝有聽到否，阿弟？

沒有人回應哥哥。接著是一陣很長的靜默。在沉默中觀眾可以聽見阿兄的呼吸聲，一開始很輕，很慢，接著一次比一次加快，加重，像是在喘氣一般。終於，阿兄連續吸了好幾口氣，然後開始發笑，笑了幾下，像是被噎到一樣咳了起來，然後開始哭泣，一開始只是啜泣，然後低聲悲鳴，最後號啕大哭。哥哥哭泣的時候，四下裡傳出群妖的聲音，也跟著哥哥嗚咽著。燈漸暗。紗幕收起。

## 尾聲故事

燈亮，打在故事身上，一如序場。故事以國語說話。

故事：有一間很大的房子，裡頭住著個老人，他的頭髮都白了，全身都是皺的。沒有人知道他在這房子裡過了多久。

舞臺劇本組

227

又一道燈亮，阿兄跪坐在舞臺上，一如序場時一樣。在他身前的箱子上放著記下故事的書冊。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228

他每天捧著一本很厚的書，只是翻，翻過一頁又一頁。聽說，老人本來有一個弟弟，某年除夕的時候發生了一場地震，他弟弟就死在那場地震裡。

頓。

有一個說法是，他弟弟不是死於地震，而是被鬼王抓走。魔神仔的王，古早傳說裡被封印在地底的，第一隻魔神仔。聽說，老人跟弟弟正試圖完成一本書，書裡把過去他們蒐集到的，有關魔神仔的資料都整理好，用一篇一篇的故事串起來。地震發生前，弟弟正好把故事全部完成。

弟弟出現，走到哥哥身前，與他相對跪坐。

弟弟：有人好奇鬼王封印的所在，入山找尋，但都徒勞無功，很多人在找

尋的過程中迷失在路上。之後，那些路過的人說，常看到有奇怪的形影，穿梭在山林內，大家想那必定是魔神仔。於是更多人往野地去找尋，然後又迷失其中。那些迷失的人，當伊在偶然裡，看見其他和自己一樣迷途的人時，他彼此才會知焉，原來在找尋魔神仔的過程中，他竟也變成了彼此故事中的魔神仔。

〈魔神仔之歌〉的旋律響起。整個空間都迴盪著群妖的聲音。

群妖：（唱）

〈魔神仔之歌〉終

魔神仔，魔神仔，咱就號做魔神仔

魔神仔，魔神仔，沒人記底咱的名

魔神仔，魔神仔，深山林內怪形影

魔神仔，魔神仔，沒人知焉是誰人

群妖重複著這四句歌詞，燈漸暗。仍然繼續唱著，但聲音越來越遠，越來

舞臺劇本組

229

越輕，猶如低喃一般的音量，好像漸漸離開這個空間，但又好像隱身在四方角落，不遠不近，隨時會再出現。最後只剩下兩道燈光打在兄弟所在的位置。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

最後兩道燈漸暗。在一片黑暗中仍聽得見聲音。

燈亮，兄弟二人消失，原本所在的位置站著故事，群妖從各個角落出現，舞臺，觀眾席都有。故事吹笛領著群妖走場，燈漸暗。

### 評審評語

本劇表現出現實生活與傳說故事的迷離交界，甚至是傳說故事被建構的歷程與樣態，劇中將現實生活中的地震和凶殺，以及民間的、神祕的「魔神仔」與「鬼王」等故事層層疊疊、相互包裹，並後設性地彼此影射。不僅內容本身具有相當強烈的魅力，呈現出「故事」本質並隱喻著現世生活中的殘酷事實；在形式技巧上，作者以擬人化的方式，讓「故事」以敘述者的姿態在舞臺上呈現，一方面講述故事內容，一方面扮演角色，又引導著故事的搬演，而主要人物具有多重扮演的特質，角色對話中夾雜著第三人稱的敘述，呈現出可能的不同觀點。劇本中雖有大量的敘述，但劇場性卻依然是相對濃厚的，就敘事技巧而言有其可觀之處，舞臺的呈現亦有多元表現的可能性，在題材和創作技巧上均深具創意。

—王友輝

感謝所有的。

最近磨咖啡豆的時候，重新回到手磨的機器。練習一圈一圈均速地磨，就像沖咖啡的時候，練習繞著圓心均速地沖。慢慢地，也定定心。大概生活、工作、寫字，作為一種課題，都得花上一輩子去修練。除了持續，無以復加。

除夕那天  
發生了地震